

詩論

贊頌

銘

詩

詩餘

關帝

文獻

會要

卷之四

關帝文獻會要卷三

靈武師懿德秉如鑒定

雲間

孫 芑澧有編輯

盛增榮綺霞叅訂

評論

實錄補畧

呂 枬

侯解梁布衣耳一戎衣而聲震天下平名城殺名將
以數十計所向茅靡望風奪魄故古今稱雄將云余
曰侯非啻將也有賢相之風焉夫爲將者披堅執銳

馳騁行陣斬馘擐旂輒爲稱首更何知寓仁愛於殺戮之中如侯之釋曹操乎又何知定國本於嫡庶之間如侯之辨劉封乎侯也則不然中平之初黃巾賊起潰亂之機已兆中涓擅權凌替之勢復深當其時趙謙袁祕封觀等以干戈討之而不足得其要領皇甫嵩朱雋與盧植王允等合討之而始平交趾巴郡之民且倡亂矣先零凉州之間又嘯聚矣侯以一身卓立於風濤之衝以與群雄爭長競勝吾知義聲所播六合雲馳勇畧所當九州鼎沸不毅然救世之君

哉卽不然而東投孫則孫重北投曹則曹重藉其已成之羽翼而紆其未洩之英標不猶建瓴水哉獨計以孫雖崛強於江左而干王命以自雄非忠順之紀也曹雖竊據於宰衡而盜國柄以自便非靖其之節也而侯欲收萑苻之亾命而獨建旂鼓夫亦何難焉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侯不爲也旁求宇內得一英俊於編蒲織屨之微而系出中山靖王其名甚正與之共獎王室屠戮姦回其言最順侯固已心自慰矣故烏合之兵頃刻翔集虎賁之旅海甸悚讐愧先主

莫能盡其用耳尤莫爲成其功耳而生平所當飛刀
驟馬膏艸塗原之輩若車胄若蔡陽非隘塞之裨將
則兜鍪之武夫皆不繫漢家存亡者而殺之在侯之
心固有所俟之將來而昭烈其何以不解也耶喔咿
股栗乞恩澤於陶謙曹操之手悲夫說者曰華容之
報覺其過隆而臨沮之恨遂不可贖其亦不知侯矣
假令昭烈明而熟於計孔明深知侯而爲之計出萬
全知斬五將沒七軍敵人所忌者惟是美髯公卯金
刀所燼而復然者惟是美髯公乃使之孤軍遠鎮於

長江之上游前無扞蔽之卒後鮮救援之兵是置之
死地而棄之也蓋行兵者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
尾首應侯雖英勇乘機伺釁不能以一耳目爲萬耳
目不能以一心思爲萬心思能使沿江之烽燧相望
而不能使沿江之舳艫不來能必一腔之血不竭於
牖下而不能必七尺之軀不斃於行間侯之忠如劫
運之將盡而天地且不能久存夫何悔假令侯長守
荆襄而得張翼德趙子龍爲之犄角又得魏延黃忠
馬超馬岱爲之輻輳又得川兵數千以其子關興統

之爲遊擊偵探絡繹不絕於烟波崎嶇之地嚮導用
荆人而防其內潰窺候用川人而憂其外離彼蒙雖
智奚得飛渡天塹操雖姦奚得竟吞巴蜀乎然此蓋
天也昭烈與侯肝膽相照者也豈不願其長存而遺
之三峽之外矧荆州大都會固孔明與昭烈焦心勞
思而得之者也詎思一旦棄之穰山之役兵壯士武
操褫魄矣而侯尙疑爲之豫備不必然之計茲處荆
州而外攻樊城進有曹仁之堅壘退有徐晃之勁敵
內藏江東之隱禍其危疑隍枕十倍穰山而侯不逆

料之且部下之將如關平廖化謀臣如趙累王甫獨不可令一二人往來哨探乎而侯鋒鏑爲恙顛毛種種一髮千鈞泰山累卵獨不思蚤具奏記請一副將乎而必麥城圍合上庸救斷而方乞師非侯之疎於計天意也不然呂蒙求好而不遂機械動矣託病而潛歸詐譎密矣陸遜卑瑣而矯直姦猾極矣侯曷不以疑穰山者而疑之第儒者觀人更當超於成敗之表華容之釋侯之仁愛處也臨沮之難侯之慷慨處也何也曹操及此已爲几上之肉誅之摧枯拉朽耳

操之才力侯識之最真待吳滅之後操自歸命侯不死何有於孫曹然天命不予漢不欲侯生滅孫曹以輔漢尤不欲侯生視蜀漢之偏安而自斃於筦簞之上故臨沮之事天所以決漢祚之盡而曲全侯之忠也嘗慨孔明號臥龍然當侯存時天下重侯而不重諸葛及侯沒而諸葛乃得展其才智木牛流馬曾莫救呂氏之鱗鯢七擒六出曾莫返暗襲之荊州故儒者談蜀事不取孔明而取雲長斯定論也夫謹補餘論以俟考古君子採焉

議論甚雄第釋曹操辨劉封事屬烏有涇野先生不免亦

仍譌
耳

讀將鑑博議

程敏政

凡爲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功之
成敗予嘗慨夫戴溪之論關侯也其言曰侯輕信寡
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衆怒而失人心意
以侯嘗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而乃受呂蒙之詐
虛內攻外至於敗亡爲輕信寡謀之過又以爲侯之
攻樊也嘗以軍資不給將還治糜芳傅士仁之罪故
吳兵一動二子皆降夫一介之士必有死友侯爲主

將不能以恩撫下使衆叛親離爲矜已傲物之過嗚呼侯之在許也曹操察其無留意而使張遼問之侯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當立效以報乃去耳其後解白馬之圍盡封其所賜而奔昭烈然則惇天下之大信者侯也昭烈嘗與曹操共獵侯欲殺操昭烈不從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於操曰此誠不可爭鋒使當時從侯之言則漢室中興可以爲有成之韓椎矣觀其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

是乎然則負天下之大謀者侯也權與昭烈旣分荊
州則權乃漢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犄角之功不可
謂之虛內曹操脇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外至
於荊州之分吳人以昭烈爲無功不當得而溪亦以
爲然予獨以爲曹操之東下也魯肅謂權曰劉豫州
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如使豫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
操天下可定也孔明請援於權權亦謂非劉豫州莫
可以當操者夫豈以昭烈身之勇兵之強哉實江東
之人欲藉重於王室之胄庶操爲逆而我爲正耳蓋

操逆我正則神必相其後而士思奮有必勝之理使
赤壁之下非昭烈親在行間則權操均賊勝否不可
以逆正決矣荊州分地昭烈豈無謂而得之者哉權
無故欲并之而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侯之
逐之宜矣忍辱而婚其讐春秋之所非也權旣反覆
小人侯鳥得而婚之矧侯知春秋識禮義而權以妹
妻昭烈之事又自可鑒侯之絕之亦宜矣軍資不給
當以軍法從事使侯不加之意則失其所以爲將者
矣知人之楮聖堯猶難侯亦鳥能逆料芳與士仁襲

漢之衣冠而甘爲臣虜者哉凡若此者謂之矜已傲物吾不知其可也侯之善待卒伍見稱於昭烈而溪謂侯不能以恩撫下昭烈於侯情若兄弟其死也棄中原之讐爲伐吳之舉千載之下得死友者莫如侯而溪以是譏之是皆近於誣矣乃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侯何也昭烈跨有益州漢中之地帶甲百萬而孔明爲之臣權能保其必勝乎慮不及此而乃區區於襲侯使天尙祚漢昭烈不死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乎故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權也漢有天下四百餘
年操一旦欲攘其位而柄其政君其人故昭烈起兵
徐州則郡縣多叛曹應漢耿紀韋晃之流位不過少
府司直而伐曹不克誓死無悔當時扼腕於下者可
知矣故曰犯衆怒而失人心者操也溪何故以僭竊
反逆之事務欲取而加諸忠義正直之臣乎至篇末
乃曰侯固非良將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
足以仰高於後代也嗟乎古所謂良將者豈獨以其
勇哉亦以其能識去就之正耳漢末群雄鼎沸袁曹

勢可以帝天下而侯委質昭烈盡瘁乃已是豈有所
顧望者哉所謂良將若侯是矣而溪曾不之識則是
重以無成爲可惜而輕其大節爲可後也夫成敗出
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之仁人志士盡其在已者耳
豈能責成於天耶善乎蘇洵曰世多奇呂蒙之功以
予所見乃小人舞智不足取也溪烏足以與此

史論

王世貞

關侯之失荊州以爲侯之失予以爲非侯之失而昭
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侯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

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
而以戎馬據其吭侯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
自至乎操至侯保其能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
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
勝而不可以退是委侯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
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
衆而駐荊襄爲侯聲援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脇操退
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
陵固於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